

跟着故事去旅行

——读《驼峰间：旅行、探险与征服》

对比映衬中，旅行中的故事徐徐展开。

这本书选取的3个“真实”的旅行故事是《大唐西域记》《马可·波罗行纪》和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，3个故事基于3位旅行家行走异乡的旅行见闻。虽然我们早已在《西游记》里熟知了唐僧师徒四人一路降妖除怪，终于在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，但如果你翻看玄奘自己记述的游记，看到满大街的行人穿着“衣裳服玩，无所裁制”，只随意“绕腰络腋，横巾右袒”，不知用什么东西把牙齿染得“或赤或黑”时，一定更容易与初次踏入天竺的玄奘产生共情。事实上，大概除了严谨的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之外，现在的读者大多不会再去计较马可·波罗是否真的在扬州做过官、伊本·白图泰是否真的路过了女儿国，那些奇妙的经历和体验早已变成读者眼中的故事，融汇在他们的旅行中。

当我们把旅行中的故事作为想象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吴承恩的《西游记》、莎士比亚的《暴风雨》、伏尔泰的《老实人》这些世界名著便以旅行、探险或征服的形式进入了《驼峰间》。其实，不管这段旅程是从现实世界进入魔法世界，还是从感性世界进入理性世界，或者从家园进入异乡；主人公们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，是逃离、漂泊还是寻找，最终回应的都是对现实和此在的不满，映照的是当下的缺失或无奈。唐僧要去取经，老实人要去寻找他的恋人，沦为奴隶的王子要起义——旅行的过程是重新发现世界、发现自我的过程，也是在对比映照中重新

看清现实，或反思、或改变的过程。

在《驼峰间》里，把这些真实的、虚构的旅行故事串联起来的基本逻辑除了成书的时间，还有宗教。天上的神祇，不论佛祖玉帝、上帝耶稣还是真主安拉，关心的都是地上的人们。或许正是为了让异地异乡的人们也跟自己有着相同的信奉，旅行、探险和征服才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与合理性。所以达姆罗什说：“世界性旅游和世界文学一样，早就与世界宗教相得益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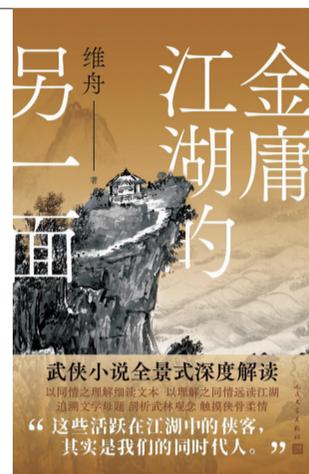
说到文学，《驼峰间》具有另一个鲜明的特色，即：文体互见。散文（游记）、诗歌、戏剧、小说因为旅行的故事齐聚一堂，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按照文体分类的基本写法。为了让这些旅行的故事在文学世界里融为一体，《驼峰间》在前3篇写实类的游记之后选择了松尾芭蕉的《奥州小道》。这篇散文与俳句结合的游记以诗歌和散文互相嵌合的方式，连接起了《奥州小道》文本内部的纪实与虚构，同时也完美地接续上了《驼峰间》后5篇虚构类的小说（《西游记》《王子的奴隶生涯》《老实人》）、戏剧（《暴风雨》）和诗歌（《卢济塔尼亚人之歌》）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驼峰间》所汇聚的旅行故事重新建立起写实与虚构的连接，也重新建立起不同国度、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学连接。世界文学因此不再是国别体的文学史连缀，而成为基于人类命运和对世界共同感知的表达。或许，这才是打开世界文学的正确方式。

据《文汇报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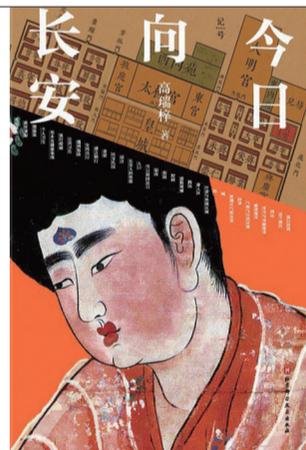
《金庸江湖的另一面》



本书是作家维舟创作的一系列关于金庸小说的文化随笔，分为三辑：“金庸叙事学”“武林的观念”“江湖社会学”。“金庸叙事学”一辑借用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读金庸小说中的文学母题，揭示了这些叙事元素如何推动情节发展和塑造人物形象；“武林的观念”一辑探究金庸小说中的价值取向、身体观念以及审美哲学；“江湖社会学”一辑则解构金庸江湖世界中的人情世故，探讨武林团体的组织形态、社会交往规则以及知识产权等问题。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深入剖析，维舟不仅展现了金庸小说的丰富内涵和艺术魅力，还为读者提供了一把理解金庸武侠世界的钥匙，让读者可以从多维度领略金庸小说的魅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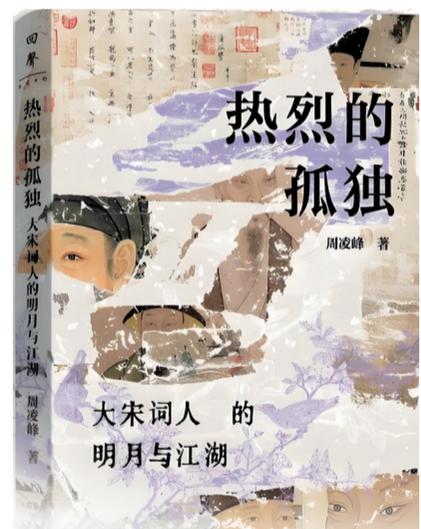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维舟，书评人，专栏作家。著有散文集《大地上所有的河流》（2014）、小说《无岸之岛》（2019）、评论集《一只脚踏进后现代》（2020）。

《今日向长安》



作为唐代长安旅行指南，本书将为读者提供深度文化体验与灵感启发。从初入长安的注意事项，到灾害预警；从city-walk路线规划，到坊市风物人情；从住宿饮食、购物赏花，到造访名人宅邸、游览平康坊、观看节庆演出……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，本书融合了生动的叙述与感官想象，让人犹如置身于一座“活”的长安城。作者不仅详尽标注出曲江、大慈恩寺等热门景点，还揭秘了冷门坊巷中的宝藏小店，更安排了现代游客与白居易、裴度等唐代名人的久别重逢。通过数百幅文物影像及手绘插图，读者将真切触摸这座豪门盛宴与市井烟火交织的千古名城，穿越纸上坊巷，亲睹真实的长安。

作者高瑞梓，学者。译有《图说世界文明史：两河》《图说世界文明史：希腊》《回到罗马做主人1》《回到罗马做主人2》等。



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

——读《热烈的孤独：大宋词人的明月与江湖》

李清照的命运让人慨叹不已。当金兵铁蹄踏破汴京，她与丈夫赵明诚毕生收集的金石书画在战乱中散佚殆尽。这位重情尚义的才女不得不在“寻寻觅觅”的孤独中重新定位生命价值。周凌峰深入剖析了李清照晚年词作中“生当作人杰”的呐喊，认为这不仅是女性文人的坚韧表现，更是有识之人在文明崩塌时的精神坚守。

辛弃疾的人生则充满英雄末路的悲壮色彩，这位曾率50骑勇闯金营的猛将，最终只能在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词句中回味当年的热血。这些词人的共同点在于，他们都将人生低谷转化为了创作高峰，用文字的力量超越了现实的困境。

书中对范仲淹的解读同样发人深省。这位写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政治家，在庆历新政失败后被贬邓州。作者称他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提出的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，更蕴含着深刻的政治智慧。自称“奉旨填词”才子柳永因一首《鹤冲天》得罪仁宗皇帝，从此流连于市井青楼之间。但正是这种“忍把浮名，换了浅斟低唱”的洒脱，让他的词作获得了“凡有井水处，皆能歌柳词”的广泛传播。周凌峰特别强调，柳永的价值在于他打破了士大夫文学的局限，让词真正成为了市井百姓的文学形式。

晏几道的孤独呈现出独特的美学境界。作为宰相之子，他经历了从钟鸣鼎食到穷困潦落的巨大人生落差。但正是这种“落花人独立，微雨燕双飞”的体验，让他的词作具有了超越时代的艺术魅

力。周凌峰特别欣赏晏几道在《鹧鸪天》中“从别后，忆相逢，几回魂梦与君同”的深情表达，认为这种对情感的执着追求，在功利至上的现代社会亦显珍贵。而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隐居生活，则展现了另一种人生智慧。在《桂枝香·金陵怀古》中，他“至今商女，时时犹唱，后庭遗曲”的感慨，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，更是对政治理想的重新审视。周凌峰认为，王安石晚年的退隐不应被视为失败，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。

作者对宋徽宗赵佶的分析跳出了传统的历史评判框架，着重探讨了他作为艺术家而非帝王的精神世界。在《燕山亭·北行见杏花》中，赵佶“易得凋零，更多少、无情风雨”的哀叹，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感慨，更是对艺术易逝、生命无常的哲学思考。

全书最深刻的寓意在于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：伟大的文学往往诞生于困境之中。苏轼在黄州的苦难成就了他的文学巅峰，李清照在南渡的漂泊中淬炼出绝世词章，辛弃疾在闲居的岁月里沉淀出深沉词作。这些词人的共同经历告诉我们，困境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生的起点。当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感到迷茫时，这些穿越千年的词作依然能给予我们力量和启示。正如周凌峰在书中所言：“读宋词，不仅是欣赏文学之美，更是学习如何面对人生的起伏。”《热烈的孤独》正是这样一本启人心智的著作，在打开词人们的精神世界之时，也帮助我们照见了自己的内心。

刘小兵

《热烈的孤独：大宋词人的明月与江湖》系作者周凌峰用宋代17位词人的生命轨迹，编织成的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录。这部作品不仅是对宋词艺术的重新诠释，更是一次与古代文人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。

当我们翻开这本带着墨香的新书时，仿佛能听见苏轼在赤壁下的吟诵，看见李清照在窗前填词的身影，感受到辛弃疾拍遍栏杆时的心绪。周凌峰以媒体人的敏锐洞察和文史学者的严谨考据，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悲欢重新擦拭光亮，让这些文学史上的坐标人物在现代读者面前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。

苏轼的人生轨迹在书中呈现出令人震撼的起伏。当这位曾经名动京城文坛巨星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，他没有沉沦于失意，而是在东坡荒地上开垦出新的精神天地。周凌峰特别指出，苏轼的伟大之处不在于他从未跌倒，而在于每次跌倒后都能将坎坷化作诗篇。在黄州的寒食节，他挥毫写下的《寒食帖》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，那些被贬谪的苦闷在笔墨流转中升华为永恒的艺术。